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丛书

SHUIHU XILIE ZHI LANGZI YANQING

水浒系列之

侯昊楠◎编著

燕青

天巧星
浪子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水浒传系列》之
浪子燕青

侯昊楠◎编著



中国古代
文学史上的

传奇人物丛书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选题策划：中图传媒

责任编辑：熊言林

封面设计：熊猫布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系列之浪子燕青 / 侯昊楠编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1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丛书)

ISBN 978-7-5676-1094-1

I. ①水… II. ①侯… III. ①《水浒》研究-人物研究 IV. ①I20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7447号

水浒系列之浪子燕青

侯昊楠 编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 3883578 5910327 5910310 (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印 制：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6.25

字 数：273千

书 号：ISBN 978-7-5676-1094-1

定 价：29.8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1. 燕青初入世·····	1
2. 京师逢新友·····	10
3. 严师遇惠徒·····	19
4. 好事须成双·····	28
5. 对酒相戚戚·····	36
6. 忠勇仁智信·····	44
7. 英雄遭暗算·····	52
8. 常思长厮守·····	60
9. 身怀忠义胆·····	68
10. 手有托天力·····	76
11. 梁山逢好汉·····	85
12. 心中念亲人·····	93
13. 战阵两无情·····	102
14. 神弓惊世人·····	110
15. 东岳斗擂台·····	118
16. 狭路总相逢·····	126
17. 路人不相识·····	134

18. 听君一席话	142
19. 佳偶终有成	150
20. 世事总无常	158
21. 情真意迟迟	165
22. 及时雨有请	172
23. 往事不能忘	179
24. 心中念旧情	187
25. 楼下人吹箫	195
26. 敲板迎圣上	202
27. 招安待有时	210
28. 进退两茫茫	218
29. 忽有噩耗来	226
30. 事了拂衣去	234
31. 眼里世界宽	241
32. 恰是故人来	249

1. 燕青初入世

公元 1090 年，农历庚午年，北宋元佑五年。

此时在中原北宋，王安石的新党刚刚下台不久，旧党推翻了王安石之前的所有的新政。乱象骤现，群雄辈出。

朝廷奸臣当道，各地匪寇四起。相比之下，河北大名府倒显得平静。

宋真宗景德年间签订的澶渊之盟让北宋和大辽之间近百年的时间不再交战，整个河北境地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军方武备力量。

只有那些地主豪强会收拢一些游民和亡命之徒作为地方武装。

虽然北宋和大辽之间没有大的战斗，但是民间匪患频仍，因此河北一带，无论男女，都会修习一些武功，刀枪棍棒都会上一点。

这一年的春天，在大名府的一个大大的宅院中，一名十来岁的孩子正在和自己的教头用着齐眉棍噼里啪啦地对打。

两人打了约莫有一盏茶的时间，只见教头故意卖了一个破绽，喊了一声：“小东家好厉害。”一边这么说着，一边掉头就走。

那个孩子不知是计，紧紧跟上，兜头就是一棍，嘴里大喊：“你这人，不要走，吃我一棍。”

正在此时，站在地边上的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忽然大喊一声：“少爷小心，这却是回马枪。”

那个被称作少爷的大孩子一个错愕，正要做出反应，不曾想那个教头猛然拧身，手中的齐眉棍一抖，对着少爷的胸口猛地一刺。这个少爷此时双手高举过顶，正要发力挥棍，中门大开，怎么能防着这一

手？只听“砰”的一声，孩子胸前就是一片灰白。却是教头手中的齐眉棍沾着石灰，正好轻轻点中孩子胸口，不敢继续用力，就此收手。

这个孩子愣了一下，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胸口的灰痕，脸上说不出的沮丧。不过这个表情转瞬即逝，他扑打了一下衣服，恭恭敬敬地对教头施礼，说：“多谢先生指点。”

那个教头勉强笑了笑，说：“小东家好本事，这番棍棒端的是水泄不通，若不是在下冒险用计，也胜不了小东家。”

那个孩子听了这话，立刻笑逐颜开，扭头看着场地边缘的一个七八岁的小孩，问：“燕青，你怎么知道那是回马枪？”

那个叫做燕青的七八岁孩子穿着一件伴童的衣服，虽然没有那位小东家那样英气勃发，却也算得上玲珑有致，粉嘟嘟的脸上已经有些俊俏的风骨，至于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让人心中发痒。有点恨不得把

这个孩子拿在手里揉上一揉，然后再打上一顿才能解了心中的痒处。

听见那个小东家的问题，燕青低着头说：“先生虽然败退，但是步伐不见散乱，而且虎步龙行，犹有余力，只怕是存在一份力气要回头打来。这个时候，就算要追上去打上一番，也不该贪图痛快，只把棍子搅打先生下盘，待先生下盘一松，自然不能发力，那么回马



燕青

枪也都做不得了。”

听了这话，别说那个少爷，就连一边的枪棒教头脸上也是一怔，对那个燕青少年可谓是刮目相看。安静了一下，那个枪棒教头抬头看着少爷。忽然说：“小东家，天下英雄层出不穷，我这身手在大名地界倒也算是出类拔萃，不过若是说到整个中原，倒也不值一提。若说是保家护院，小东家在我这里学得也尽够了，若要说和天下英雄相提并论，却又差得很远。”

听了枪棒教头的话，那个少爷眉飞色舞，连连说：“快说，快说，这天下英雄要怎么才能当成？”

教头正要说话，忽然看了一眼旁边的燕青，神色微微一动。只见燕青一脸似笑非笑地看着这边，脸上倒没有什么激动的神色，刚才教头所说的一切对燕青来说宛如过眼云烟一般。看到这里，教头心中暗想，这个娃娃的心境倒是极为沉稳。

这个教头站在原地又想了想，复又说：“大名府这边，其他教头不过尔尔，倒是听我那师弟之前说过，陕西大侠铁臂周侗在京师御拳馆当教师，不如我这边修书一封，再找东家说说，让少东家前往京师，师从周大侠，也好学个周全。”

停了一下，教头又说：“听说这个周侗乃是文武双全的大侠，想必也不会耽误了少东家的学业，就算不能文韬武略，只要能继承这偌大家业，开花结果，也是好的。”

听完这个，少爷连连鼓噪，说：“甚好，甚好，教头这就去说，这就去说，我与你一起去找我爹爹，定要让他今天应承了这件事情。”

一边说着，少爷一边拽着教头的衣袖转身离开，倒把这边的一干丫鬟和那个燕青留在原地。

燕青看到这里，居然如同一个小大人一样叹了口气，摇头自语说：“少爷什么都好，就是不好读书，到了奶奶那里，只怕又要受罚。”

听见身后的丫鬟们在那里嬉笑，燕青扭头看着众人，说：“各位姐姐，我在这里收拾校场，这里也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姐姐们就回去歇息吧。”

燕青人虽小，长得却是粉雕玉琢一般，嘴里又乖巧，人又聪明，实在惹人疼爱。别说这些丫鬟，就算是这家庄园的主人见到燕青，一个个也都喜欢的不得了。

因此听了燕青的话，那些丫鬟都是笑，一个个上来又是掐脸又是揉脑袋。个别胆子大的丫鬟还在一边说：“燕哥儿，我将少爷的茶点放在这里，若是饿了渴了，你只管吃。带回去也是无用，我们都不说，就算管家知道你吃了，也必然不会责罚。”

燕青连连作揖，小小孩子这样装成大人的样子，更是惹得那些丫鬟们笑个不停，一个个恨不得把燕青搂在怀里揉碎了一般。还有个丫鬟在燕青脸上狠狠啄了一下这才作罢。一群人嘻嘻哈哈地走远，过了一会儿，这个小校场就只剩下燕青独自一人。

看着众人离开，等场面安静了一会儿，燕青忽然从地上拿起一根哨棒，在手里舞动一会儿。摇摇头，低声自语：“这个哨棒对我来说十分沉重，舞弄很不爽利，倒是手中相扑手段，还能有些由头，只是不知道，那个铁臂周侗，有没有什么相扑本领。”

一边想着，燕青又独自在一边胡乱舞动了一会儿拳脚，却是之前为了让少爷练功，那个枪棒教头教的一些打熬筋骨的底子。连着燕青也一起学了不少。虽不是什么好武功，只不过这个时候，倒也算聊胜于无。

和那少爷学武不怎么打熬筋骨，急急忙忙就上手枪棒不同，燕青年龄尚小，力量还不大，加上又只是一个家仆，哪里能得到教头亲自教导。故此，燕青一直以来都没有仔细学习什么兵器刀法，倒是在这些基础拳脚上下了不少工夫。基础打得扎实，眼界自然也就开阔。加上燕青又天生聪慧，能看出别人看不出的地方，比如今天少爷和教头对阵，连少爷自己也输的稀里糊涂，偏偏燕青看看双方脚步移动，就能看出个所以然来。

说到底，还是各人各法，各有不同。要说身体强健，七八岁的燕青和十几岁的少爷自然不能相比。但是要说到身体矫捷这方面，燕青却比那个少爷胜过很多。

打了一会儿拳，燕青全身上下大汗淋漓，走到茶点边，一边倒了杯浓茶吃了下去。心想这天下英雄，都不知道还有谁，假以时日，若是有个英雄榜，一个一个会下来，不知道有多有趣。

正在想着这些事情，远处一个丫鬟急急忙忙走了过来，对燕青说：“燕哥儿，快走，快走，老爷要寻你去哩。”

燕青急忙收拾好武器架，一边问：“姐姐可知道老爷找我有什么事情？”

“今天少爷和教头去了老爷书房那里说事，过了一会儿，老爷就让奶奶一同参详。就在刚才，老爷让我们来找你，说找你有事。”

顿了顿，丫鬟压低声音说：“你却要小心，我们刚才从书房里出来时，看见奶奶眼圈通红，脾气只怕不好，到了那里，你千万别惹怒奶奶自己受罚。”

燕青听见，冲丫鬟作了个揖，说：“谢谢姐姐提醒，这件事情我自分寸，有劳姐姐，我们这就去吧。”

丫鬟也不多说，两人转身就一起离开这个校场。

约莫走了半盏茶的时间，已经能够看见大宅子的二进院子里书房门打开，这个大宅子的主人卢老爷正坐在一边，似乎在对这家主母说些什么。至于另外一边的少爷，倒是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一个，看上去恭敬以极。

另外一边，那个教头也是安静端坐，手中似乎已经有张写好了的纸张，不知道上面都写了什么。

看见燕青出现，卢老爷点了点头，等燕青恭恭敬敬地走进这个书房，卢老爷暂时也不和双眼通红的主母说话，而是忽然问：“燕青，想不想去京城？”

燕青看了一眼一边的主母，摇头，说：“不想。”

这句话一说，别说教头、卢老爷、少爷他们，就连一边抹泪的主母也是一愣，抬起头来看着燕青，发问：“你这娃娃，怎么这么说？”

燕青从一个丫鬟手中接过绢帕，走到主母那里，说：“教头曾说，男子汉大丈夫，不可让女子流血流泪。先生也说过，父母在，不远游。

这边我若是与少爷一起去了京城，到那里当然见多识广，说不出的爽利。只是这边厢，奶奶一个人守着房子，心中想念少爷，又该有多么伤心难过？我燕青虽然只是一个奴仆，大道理也不会多说，但是总还知道不要让父母为自己伤心落泪这个道理。所以，京城虽好，但是和奶奶伤心比起来，就什么都不是。这话我还想和少爷私下说说，不过今天既然问了，我便说个痛快。”

听了这话，卢老爷身体微微晃动，鼻子中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有些抽动，伸手摸了摸燕青的脑袋，说：“你这娃娃，虽然小，心却是极好的，心却是极好的。”

连说两句极好，卢老爷还想往下说，不过话到嘴边，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只能又摸了摸燕青的头，脸上说不出的唏嘘。

另外一边的主母一把搂住燕青，哭了几声，抬起头，勉强笑了笑。说道：“你这娃娃，嘴里最会涂蜜，说的人心痛。不过仔细想想，你说的倒也对，到了京城那边，见多识广。总好过在这个地方独守到老。我家孩子，是个独子，将来偌大家业都要由他来把握。这个时候正是要多学多看。这么一说，去京城学习一番，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说到这里，主母又拍了拍燕青的头，说：“不过燕青，到了京城那边，你需得多多看顾些少爷。虽然你年龄尚小，不过为人处世最是机敏，俊哥儿好多地方都不如你，多照应一些，我这心中也就多放心一些。”

到了现在，卢家少爷才明白燕青刚才说的那些话，居然是个以退为进的法子。先让卢家主母心中降低防范，觉得有人和她想到一起，然后在言辞中透露一些出去的好处，让主母自己去想，反而比起旁边劝说不知道效果好了多少。

这种法子，就算是一个成年人多半也想不到，不料这个小小的燕青，居然在短短时间里考虑好了一切，这份机灵，真真算得上出类拔萃。

燕青扭头看着主母，又说：“少爷的棍棒手段本是极好的，莫看年纪小，到了京城我倒不信有谁能够与少爷放对，到了那时，只有少

爷照顾我，我最多只是旁边提醒一二，怎么说得上照应少爷，奶奶言重了。”

坐在一边的教头看着这些，心中对燕青完全有了另外一番判断。眼前这个孩子心灵机巧不说，为人处世比起他的年龄要老练很多，又会说话，这要是出去，只怕比那个卢家少爷，更有一番风云涌动。

既然卢家主母已经被燕青说话打动，这边自然没有太多纠葛。几个人在房间里商议一番，无非是究竟什么时候动身，要做怎样准备。到了这个时候，主母虽然还有些不舍，但是倒也能够提些主意，反而是一边的燕青和卢家少爷完全成了摆设。

看见卢家少爷冲燕青不断使眼色，卢家主母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说：“俊哥儿，莫要闹，我也知道你心中不耐，也罢，这就出去吧。就算是入京，总要有些时间准备，岂是朝夕就好？你在这个庄子还要待些时日，现在留你在这里，倒也毫无用处。”

卢家少爷听了，心中欢喜，走上前去，一把揪住燕青的手，说：“走去，走去，我带你去先生那里，再过几日，我就不在先生那里挨板子，受那苦楚，真是痛快。”

燕青低声摇头，说：“这个时候，少爷还是要去老祖宗那里说上一下才是正事，这边事情，总不能就这样一言而决，也请老祖宗说说主意。”

听了这话，卢家少爷连连拍头，说：“正是，正是，我这边高兴过头，却忘了奶奶哩，娘亲，我这就去奶奶那里请安，也说说去京城的事情。”

卢家老爷和主母对视一眼，多少有些放松，刚才一直在想怎么去和老太太解释这件事情，现在既然有少爷主动去说，料想效果会好上许多。

到了这个时候，教头看着燕青的眼光又有不同，这个孩子眼色心思都是玲珑剔透，当真是拔尖儿的那一个，实在了不得。

卢家少爷和燕青两人急急忙忙绕过走出正房院子，向着堡子后面走去，没多远走过一片树林，远远看见一个佛堂在一片绿树掩映中隐

现，又听见几个少女的声音在那里笑个不停，都在喊：“燕哥儿，你来的倒早。”

燕青脸上大窘，急忙跟在少爷的身后，低声说：“快走，快走，少爷，这边我可招架不住。”

那名少爷自然知道自己的奶奶为人和善，对下面的约束也不是太严，所以这些少女丫鬟虽然不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平常倒是非常大胆，有这样的言行倒也不足为奇。

听见燕青在后面说话，少爷笑了笑，抬头问：“小红绦，奶奶在哪里？带我去。”

一个十一二岁的丫鬟从秋千架上跳了下来，笑嘻嘻走到近前，福了一福。说：“太奶奶刚才有些困倦，说要休憩一会儿。又说等你们来了，就在这里稍等，那边有些果子，若是饿了，随便吃。只不过到时候要是考试出了差错，可是要挨板子的。”

看着这个丫鬟装成凶神恶煞的样子，少爷又是一笑，说：“别吓我，我胆子小的很，还有，等下考试出了差错，我可不要挨板子，要不让燕青替我挨了吧。”

那个叫做红绦的丫鬟扭头看了一眼躲在少爷后面不敢露头的燕青，点了点头，说：“就是这么说，少爷有难，燕青来帮，要是少爷考试出了差错，当然要让燕青来挨板子。”

这么一说，周围的几个丫鬟都笑了起来，叽叽喳喳地走到近前。你掐一下燕青的脸蛋，我揉一下燕青的脑袋，不一会儿把燕青脸上糊的乱七八糟，这才一起笑出来，都拍着手说：“好了，好了，这样一来，太奶奶就看不出谁是少爷谁是燕青，到时候就能蒙混过关了。”

这些人在这里欢声笑语，忽然听见院子深处传来一阵咳嗽，大家立刻噤声不语，不多久，两个二十来岁的大丫鬟扶着一个头发花白，约有 50 多岁的老太太从房间中走了出来。

“听见你们这群丫头笑，就知道有人来了。”

这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一边随口抱怨，一边扭头看着那个小少爷，眼神变得有些威严，看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说：“这次不错，来得

倒早。”

说完，老太太又扭头看着另一边的燕青。不看倒也罢了，真的一看，老太太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至于她身边的那两个长随丫鬟更是早就扭过头去，身体颤抖不停，想必笑了许久。

这个时候的燕青头发被刚才那些小丫鬟打的散乱无比，披头散发地耷拉在头上，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那些丫鬟簪了许多花朵，看上去不伦不类，滑稽非常。

燕青看见老太太笑个不停，自然知道自己身上多少有些不雅。不过在老太太面前拾掇衣裳，只会显得没有礼数，只好老老实实在那里，一动不动，任凭满院子的人笑个没完。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这才收敛笑容，走过去帮燕青拢了拢头发。说：“你这傻孩子，那些丫头这样戏弄你，都不知道反抗一下？别看我老太太一天到晚不出院门，这庄子上的事情，我可清楚着呢，你的身手，可不比我家虎头差了多少。”

这个时候，燕青脸上倒有些坚毅的表情，他抬头看着老太太，说：“教头说了，男人拳头威力虽大，却是用来打虎除恶的，对付女人，用拳头可不是大丈夫。”

2. 京师逢新友

北宋元佑五年六月的一个早晨，在京城东京东北角安远门那边，驶来几辆直辕马车。

驾车的车把势看起来风尘仆仆，一脸疲倦。

倒是在这个车队中间的一辆车厢中，两个小脑袋正挤在打开的车帘后，一脸好奇地看着外面的世界。

这两人正是从大名府千里迢迢赶到京城，想要前往周侗处拜师学艺的卢家少爷以及他的小仆：燕青。

那一日说服了卢家的太太，同意卢家少爷到东京学艺之后，这两个人就喧闹了好一阵子。

前段时间，卢家大老爷终于找到了相熟的好友，托好友带着这两个孩子一起过来。

在此之前，卢家大老爷已经差遣了下人提前到汴梁做准备，还在汴梁东旧曹门街那里赁了一个宅子，作为两个小孩子在京城的安身立命之地。

这个旧曹门街倒是有个好处，距离太庙非常近。

附近有很多读书人开的教习所，从这里去御拳馆也不甚远，正所谓两相得宜之地。

北宋开国至今，承平日久，这东京城，更是繁华鼎盛，正所谓熙熙攘攘，人流如梭。

在这样的地方赁下一个宅院，虽说不大，但也糜费良多。

好在卢家本是大户，加上卢家少爷又是独子，卢家老爷在这方面倒也不吝金银，因此赁下这个宅子倒也没有耗费太多功夫。

倒是燕青他们，正所谓初出茅庐，从大名府到汴梁一路行来，这两个人完全算是看花了眼。

世间百态，各地风情，虽然不说能够一览无余，但是也算是看了不少。

至少对卢家少爷来说，这一趟行来，看到以往从没见过的种种情形，也算是大开眼界。

所谓近乡情怯，到了卢家少爷这边，倒是“近京情切”。

距离东京越近，卢家少爷就越是不安惶惑，一天到晚只是和燕青说来说去。

反反复复，无非是“周侗如何”，“若是不能被教”又该如何，等等。

好在燕青虽小，却非常识人眼色，人又机灵，卢家少爷说些什么，燕青倒也尽量安慰得住。

眼见这一日东京就在眼前，虽然时间尚早，卢家少爷再也按捺不住，早早就在车厢里随便抹了把脸，叫上燕青，一起守在车窗旁边。

想要看看这个巍峨京城究竟是什么样子。

眼见前面车马就要到达城门，卢家少爷只觉得手心出汗，嗓子发干，低声问：“燕青，你却说说，若是那个周侗大人觉得我手脚顽劣，不肯收我，到时又要怎的是好？”

燕青垂着个眉毛，回答说：“少爷，你这话一路上问了我没有百次，也有九十九次，这个问题问来问去有什么意思？若是怕这怕那，我们莫若不离卢家，留在那里，哪里有这许多烦恼？”

顿了顿，燕青又说：“不来京城，自然就不怕周侗不来收你，要不我们这就回转。说不定周侗知你天赋异禀，骨骼清奇，却要自己去大名府来教你，岂不是好？”

听了燕青夹枪带棒的一番话，那个少爷倒也不气恼，脸上有些讪讪，低声说：“我也知道这些，只是我这人，心中很有些忐忑。”

燕青拿小手轻轻拍了拍少爷的肩膀，装着老气横秋的样子说：“少

爷，越是艰难坎坷，越是要迎难而上。若是连困难见都不见，就在这里私下嗟叹，岂不是长了他人威风灭了自己志气？”

想了想，燕青接着说：“不管那周侗收与不收，少爷总要大胆去试。试过之后，才知端倪，在这里提心吊胆，于事无补，于事无补啊。”

少爷听到这里，脸上一笑，抬起头看着车窗另一边徐徐升起的太阳，点了点头，说：“燕青说的极是，好男儿志在四方，当胸怀天下。连周侗样子都没见，就这样独自担心，将来又能有什么出息？也罢，从现在开始，我卢俊义就不再提那些无关问题，只管振奋精神，勇敢面对就是。”

燕青抬起头来，点头说：“少爷说的极是，燕青虽然年幼，却也知道一些道理。所谓诸事艰难，唯以勇破之，勇且没有，哪有大丈夫？”

两个人就这样说说停停，又听见车马碌碌，却是过了东京城门哨卡。

一行人终于正式进入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被叫做“东京开封府”的北宋京城。

虽然还是早上，大多商铺还没有开门迎客，不过相比北边的大名府，东京城中已经算是热闹非凡。

不时有小贩肩挑手提着货物穿街走巷，不断吆喝着，无非是些日用杂货，加上些油盐酱醋之类。

还有些书生打扮的人正沿着道路匆匆行走，一边走一边不断高谈阔论，无非是些策论书法之类的内容。

偶尔还能看见拉着木柴的大车从路上走过，后面偶尔跟着一条黑狗汪汪乱叫，然后被拉车的汉子抽出棍棒威吓一番，这才悻悻然掉头离开。

两名少年看着这种情景，一双眼根本看不过来。

就算不谈这些风土人情，只说这东京城内亭台楼阁，也比大名府那边样式多了不知多少。

加上远处隐隐传来佛寺钟声，当当作响着渐渐隐没在城市次第喧